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庄子

萧无陂
导读 注译

ZHUANGZI



岳麓書社

庄子

萧无陂
导读 注译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岳麓書社·长沙

ZHUANGZ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萧无陂导读、注译. —长沙:岳麓书社,2018.8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ISBN 978-7-5538-0842-0

I. ①庄... II. ①萧... III. ①道家②《庄子》—注释③《庄子》—译文 IV. ①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5111 号

ZHUANGZI

庄子

作者:[战国]庄子

导读注译:萧无陂

丛书策划:刘文

责任编辑:孙世杰

责任校对:舒舍

封面设计:陈酌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0731-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1.375

字数:305 千字

印数:1—10 000

ISBN 978-7-5538-0842-0

定价:28.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出版说明

中国古典名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今天人们要学习传统文化，如果说有所谓捷径可寻，那恐怕就是直接阅读古典名著了。长期以来，为大众读者出版古典名著的普及读物一直是本社的重要使命。约三十年前，我们便出版了“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收书五十余种，七十余册，蔚为大观。这套书命名为“普及”，首先是因为采用了简体字横排的排版方式。当时的古典名著图书，以未经整理的影印本和繁体竖排本居多，大众读者阅读有障碍，故本文库的推出，确有普及之效。其次，我们提出要让读者“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定价远低于当时同类型品种。基于此，这套“普及文库”迅速流向读者的书架，销量极大，功在普及不浅。

当年这套书，所收各书都是文言文全本，无注释，不翻译，对于今天的大众读者来说，已经很难起到普及作用了。而且，读者如果仅仅出于品鉴、入门的需要，也无需通读大部头的全本古籍。因而，我们推出这套全新的“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在选目上广泛听取国内名校学者们的建议，收录经、史、子、集四部之中第一流的名著一百余种，邀请学有专攻的学者精心注释、翻译，并加以导读。篇幅大的经典，精选菁华，篇幅适中的出版全本，个别篇幅小的，则将主题相近的品种合刊为一册。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读得懂中国的古典名著，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这一套轻松好读又严谨可靠的普及文库，便是我们努力实践这一理念的结果。

岳麓书社大众图书编辑部

2018 年春

前言

一、庄子其人

庄子，名周，蒙人，然而这个“蒙”究竟在今天何地，一直有争论。有“河南商丘说”“安徽蒙城说”“山东菏泽说”“山东东明说”。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基本同时，这是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然而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先秦的思想家们很少提及庄子。庄子一生贫困，虽然曾做过漆园吏之类的小官，但他最终辞官不仕。庄子志向高洁，特立独行，却从不刻意标榜自己，他“不遣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他不愿出仕，远离权贵，因而当世的“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总而言之，庄子始终保持着对富贵与权力的超脱，坚守一份淡泊。这种甘贫乐道、隐居不仕的生活方式，与孔门的颜回、原宪等十分相似，因而有人认为庄子之学源于颜氏之儒。

能够做一个小官，著书立说，司马迁称之为“其学无所不窥”，这种生活状态对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平民而言是很难想象的，因此关于庄子的家世有不少探究。有人认为庄子的先世是楚国的贵族，也有人认为是宋国的贵族。总的来说，庄子的身世还是一个谜。

关于庄子的师承，我们并不清楚，但他显然私淑老子，因为他在书中多次提及老子及其思想，并且称老子为“古之博大真人”（《天下》）。庄子的交游已经很难考证，从《庄子》一书的记载来看，庄子大概游历过一些国家，与当时的学者有一些交往，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庄子与惠施是一对辩友，两人经常辩论，如《逍遥游》中的

“有用无用之辩”，《德充符》中的“有情无情之辩”，《秋水》中“不知鱼之乐之辩”等等。庄子与惠施得以交往，可能因为他们都是宋人，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地域往往决定了人们的交际范围。与庄子基本同时的孟子生活在宋国四五百公里之外，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交往，彼此也没有提到对方。

二、《庄子》其书

《庄子》一书在先秦就已经开始传播，到汉初影响逐渐扩大，这可以从《吕氏春秋》《贾谊集》《淮南子》等文献引用《庄子》的频率看出来。然而关于《庄子》一书的内容，学界争议很大。据说刘向曾整理过《庄子》，那时《庄子》一书的规模大概是五十二篇，这与司马迁所说的庄子曾“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相当。后来晋朝郭象整理《庄子》，定下三十三篇六万五千余言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然而自宋代开始，学者们就陆续怀疑《庄子》中很多篇目的真伪，尤其是外、杂篇中的篇目。究竟哪些篇目是庄子本人所作，哪些是庄子后学所作，学界一直有不同意见。目前主流的看法认为内篇基本上为庄子本人所作，而外、杂篇则为庄子及其后学所作。总之，关于《庄子》文本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尤其需要新材料的印证。

由于内、外、杂篇的作者不尽相同，因而《庄子》一书的思想十分复杂。但整体来看，司马迁的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三、庄子的思想

庄子的思想很丰富，可以从文学、哲学等不同角度加以解读，这里主要简要地介绍庄子的哲学思想。

（一）道物之辩

在老子哲学中，“道”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五章》）的浑成之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道”被认为是天地万物的本源。然而老子的这种“道”毕竟带

有浓厚的宇宙生成论的色彩，“道”极易被视为一个在时间上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物”。在创生万物之后，“道”究竟去了哪里呢？老子之道的这种物性特征，很难解答现实经验中的事物为何还要效法与遵循“道”的问题。庄子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尝试进行解决。他很少直接描述“道”如何生天地万物，而是关注“道”如何在天地万物之中从而成为其内在根据。由此他提出：“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知北游》）显然这是针对《老子·第二十五章》的发问，尝试剔除“道”的物性特征。所谓“物物者非物”，即“使得万物成为其自身的那个东西并不是具体之物”。庄子反对从物的产生时间先后去推论终极之“道”，因为这样推出来的“道”还是一种类似于“物”的存在者，而“道”不是“物”，也不像“物”那样存在，更不能被我们感知。但“道”又不是脱离“物”而独立存在，因为“物物者与物无际”（《知北游》）。所以当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的时候，庄子实际上是没法具体回答的。因为当我们问“什么东西”存在于“何处”时，我们已经潜在地将这个“东西”视为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物”，以这种方式去追问不受时空限制的“道”显然是荒谬的。“无所不在”这个回答表明“道”并非超然物外的实体性存在，“道”就内化于天地万物之中，是天地万物的内在根据与原则。总之，庄子努力克服了任何可能导致“道”“物”分离的说法，进一步消解了“道”先天地而生的超越性、实体性存在形象以及对“物”可能造成的“压迫”，通过化道入物、道物相融的方式来关注“物”自身的存在状态，并最终彻底解放“物”。“物”是自然的，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也是自然的，人的自然存在也就是自由地存在。那么人的这种自由本性如何才能有经验世界之中真实呈现呢？庄子哲学的第二个重要主题就是探讨物我关系。

（二）物我之辩

庄子的哲学是关于个体自由的哲学，要理解这种自由哲学，首先应当理解他的宇宙观。庄子认为构成宇宙万物最本质的是“气”，他提出了“通下一气”的命题。其次，庄子认为人首先是作为生物体而存在，但人之所以为人，主要是因为这个生物体中有“真宰”“真君”，表现为人

的内在德行、真性。然而世俗人通常不能意识到这个真宰，不能保全内在德行，因而丧失了自觉意识与独立精神，因此如何处理“我”与“物”关系就成为庄子哲学中的重要论题。

“我”与“物”的关系表现为两个维度：第一是“我”与天地万物的关系，第二是“我”与肉身的关系。第一个维度涉及人如何保全自身德行，保持精神独立，由此他提出“吾丧我”“全德”“贵真”，养护生命的真正主人。庄子始终对异化保持着一份警惕，他认为人的精神不能被“物”奴役，而应保持独立与超然，因此他尖锐地批判了各种“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现象，这一思想在《齐物论》《养生主》《德充符》等篇中都有深刻的探讨。第二个维度涉及如何看待生死夭寿，由此他提出“死生一体”，即“齐生死”。既然一切“物”都处在变化之中，那么作为生命体的人也必然要参与变化，因此人的生死本质上就是“物”的存在形态的转化而已，所以庄子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这一思想在《大宗师》《知北游》《天地》等篇中有深入探讨。

庄子认为“物化”是一个客观的进程，作为生命体的人只能顺应这一进程，而不可能抗拒。因此他主张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将个体的生命放置在天地万物的大化流行之中，释放人的心灵，超越有限形体的束缚与限制，从而达到与造物者为友的境界。“物化”观念集中体现了庄子深刻的理性精神和对天地万物本性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一种客观的科学精神。

（三）天人之辩

如果将“我”拓展为“人”这一类主体，将“物”扩充为“天”这一万物总称，那么庄子的“物我之辩”就逻辑地上升到“天人之辩”。

庄子的“天”有多重含义，其中最重要的两层含义表达了庄子的哲学思考。第一是指与人相对立的“天”，即实存的天地万物及其天然存在状态。如《秋水》篇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即不要以人为去破坏天然，不要用人的智巧去改变命理。但这种意义上的天人之辩仍然停留在天

人相对的层次，人不得不顺从于天地万物之性，所以人并不自由。这就必须进一步理解“天”的第二层含义，即与“道”相通，指人的精神所达到的境界。庄子的天人之辩是由第一层次的“天人对立”走向第二层次的“天人合一”，从而进入“道”的境界，也就是“天”的境界。突破天人对立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就是“无为”。《天地》篇曰：“无为为之之谓天，无为言之之谓德。”“天”在这里正是“道”的内涵，指的是物我冥合的境界或状态，而“无为”则是通达此境界或状态的方式。

庄子的天人合一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与人的区分首先源于人的认知心，然而认知者与认知对象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天人之分也就是相对的，《齐物论》《大宗师》《秋水》等篇对此有深入的探讨。庄子主张“以道观之”或“照之于天”，这样就能摆脱儒墨纷争，让事物的本性真实地呈现，人也就能在与物的交融之中达到本真的认知。

第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天与人共同处在一个整体的世界之中，“天”与“人”是根源性的一体，无法分开，故庄子说：“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天人始终是一体的，与人为徒只能导致天人对立，与天为徒就能最终突破天人相分，让人的心灵去官天地，府万物，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四）逍遥与安命之辩

庄子主要通过“游”来表达他的自由观念，如“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游无何有之乡”（《应帝王》）、“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游心乎德之和”（《德充符》）、“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等等。当然这里的“游”不是现实世界中有具体方位的“游”，而是一种“神游”“心游”，即心灵的自由活动。要实现这种“游”，有两个条件：一是无待，一是无为。无待必须无为，而无为正是要达到无待。无待则超越物我对立，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反之，有待其实就是有为，就是自身依赖于外物，受限于外物，因而不能独立自存。

只有摆脱束缚与限制，超越有待与羁绊，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自由状态，故庄子提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

然而现实中的人总会面临各种危机与压迫，人的心灵常常不自由，人的生命也时常无法安顿，因此不能达到“逍遥游”。面对现实世界中各种人力无法改变的东西，庄子主张“安命”。“命”首先意味着生命，然后才是生命体所遭遇到的各种不能违逆的情景，这就是命运。作为生命体的人必然有生死，这是一种命，所以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大宗师》）进而言之，作为社会中的人还必然面临各种无法避免的价值评判，所以庄子又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

在面临命运与自由的这种紧张关系时，庄子通常采取两种解决方式。其一，在现实生活中，他主张“知命”“安命”，“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充符》），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放弃人的作为，以无为的方式处世，“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屈己扬物，是现实的处理方式，却抑制了人的自由。其二，在理想的境界中，人的精神超越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所经历的各种命运，将个体的精神超拔出来而归于大道，从而达到逍遥游。于是，人不再是一种现实“物”的存在，不再受“物”的束缚，而只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存在，这就是庄子的精神自由。由此可知，人只有在纯粹的精神活动中才能获得绝对的自由。

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作为生命体的人而存在，因此这两种解决方式交错地呈现在《庄子》中。庄子始终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方面，为了保持独立的志向与精神自由，他孤傲地拒绝出仕，并且对肮脏龌龊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批判与鞭挞；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作为生命体的人的存在，贫困潦倒的他又不得不无奈地贷粟于监河侯，这对于孤傲的庄子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折磨，哪谈得上“自由”？困境中的庄子也会借子桑之口来抱怨：“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从超越到随俗，从崇高到卑微，既有对理想自由境界的憧憬与向往，又有对现实社

会的愤慨与无奈，庄子注定是一个挣扎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思想家，注定是一个百折不挠地探寻精神出路的斗士。庄子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人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否找到一条出路呢？

四、关于译注

历代注释《庄子》者众多，流传下来的版本也不少，但宋刻本较少，而明清刻本居多。本书选取《古逸丛书三编》中的《南华真经十卷》为底本，该版本影印自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本，只有郭象的注，而无成玄英的疏。同时，本书还选取了《古逸丛书》中的覆宋本《庄子注疏》、《续古逸丛书》中的影宋本《南华真经》作为主要的校勘本，分别简称为“覆宋本”“影宋本”；陈景元的《庄子阙误》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文本差异，故校勘时多有引用。

《庄子》一书，流传两千余年，传抄与刊刻之中错讹累积，幸亏前人在校勘注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纠正了不少错谬。本书在注释过程中，尽可能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罗列。此外，本书是一个节选本，在保持内篇完整的情况下，笔者选取了外篇七篇，杂篇四篇，一共十八篇，大体上将重要篇目囊括在内。

《庄子》向来以难读著称，笔者虽然研读《庄子》多年，同时还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周逐字逐句地读《庄子》，然而对于书中的疑难之处，仍时常困惑不已。要将《庄子》顺畅地翻译为现代汉语，委实不易。由于笔者学问疏浅，加之俗事冗繁，身心劳累，译注工作持续了一年多才完成。感谢本书编辑刘文兄的信任与支持，感谢我的研究生孙果露、张磊，他们分别校读了一遍书稿，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即便如此，书中仍会有不少疏漏，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萧无陂 于洛杉矶
丁酉年九月二十四日

目 录

内篇

逍遥游	002
齐物论	017
养生主	048
人间世	055
德充符	079
大宗师	094
应帝王	120

外篇

骈拇	134
胠箝	142
天地	152
天运	177
秋水	198
达生	219
知北游	241

杂篇

庚桑楚·····	264
盗跖·····	286
渔父·····	308
天下·····	319

参考书目

新書

内篇

庄子

逍遥游

导读

《逍遥游》是《庄子》的第一篇。“逍遥”也就是“游”，即人的精神所达到的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此篇主要探讨如何实现“逍遥游”。

首先，本篇通过“小大之辩”，揭示出只有“无待”才能释放心灵、逍遥自在的哲理。世人往往因为认知局限而画地为牢，就像蝮、学鸠、斥鷃一样骄矜与无知。宋荣子与列子虽然摆脱了世俗人的无知状态，却仍然未能实现精神的真正独立。只有顺应天地万物之本性，遵循宇宙间的各种变化规律，才能真正超越一切外物的束缚与限制，无所依待而逍遥。

其次，持守自身本性，摆脱功名的奴役。许由拒绝了尧让与的天子之位，接舆所描述的神人持守真性而无心去治理天下，表明只有突破功名的役使，才能保持人的自由本性。

最后，庄子与惠施的“有用无用之辩”表明，超越经验层次的“有用无用”才是事物的本真存在状态。庄子批判惠施局限于葫芦的盛水之用，而忽视了它浮于水面作为腰舟的作用；局限于樗树作为木料不中绳墨、规矩，大而无用，而忽视了它因此免遭砍伐从而保全性命的作用。由此表明，世俗人因为心灵闭塞，从狭隘的认知视角出发，禁锢了万物自身之“用”的无限开放性，掩盖了事物无用却无所不用的本性。

原文

北冥¹有鱼，其名为鲲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³。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⁴而飞，其翼若垂⁵天之云。是鸟也，海运⁶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⁷也。

注释

- 1 冥：或作“溟”，幽昧，昏暗。“北冥”即北方幽昧昏暗的海域。
- 2 鲲(kūn)：本指鱼子，小鱼之名，这里借指为大鱼之名。
- 3 鹏：即古“凤”字，此为大鸟之名。
- 4 怒：通“努”，奋发，勉力。
- 5 垂：边。“垂天之云”即天边之云。
- 6 海运：“运”当读为“浑”，海运即海浑，海上狂飙大作，海水翻腾。
- 7 天池：天然的大池。

原文

《齐谐》¹者，志怪²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³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⁴者也。”野马⁵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⁶。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

译文

《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中说道：“当大鹏往南方的大海迁徙时，它的翅膀拍打水面激起的浪花波及三千里，卷起海风趁势盘旋冲上九万里高空，它离开北方飞行六个月才停歇一下。”空气中弥漫着的尘埃，都是天地间的各种生物用气息吹动的结果。天空看上去一片深蓝，这是它本来的颜色吗？还是因